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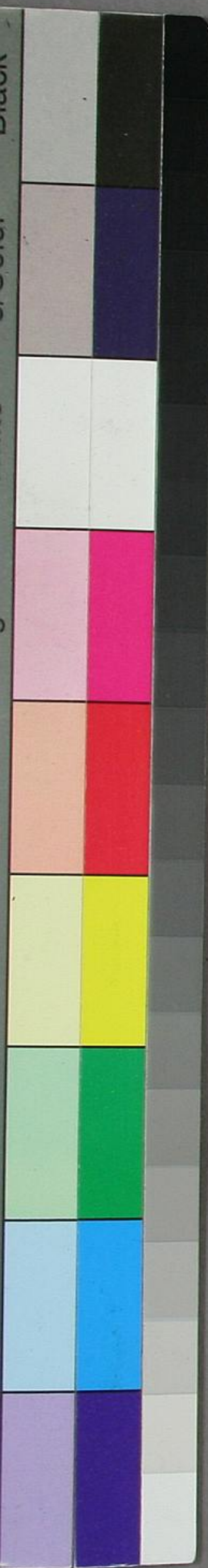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三十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32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章賢傳第四十三

漢

蘭

臺

丁松文庫

漢書七十三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章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傅

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補注先謙曰官本與下連

是文 肅肅我祖國自豕章應劭曰在商為豕章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

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補注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彩當作謂彩亞字當作亞其音同聲當作同耳錢大昕曰亞當作亞兩已相背也與亞次字音義全

別此朱紱諸侯之服當訓為鞞不當作黼鞞解顏注誤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總齊羣邦曰翼大商

師古曰翼送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章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至于有

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補注齊召南曰唐書宰相世系表章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為夏諸侯少康封其別孫元哲於豕章其地滑州章城也豕

章大彭迭為商伯周報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為氏其說即本此詩然豕章顯名夏商國語左傳有明文至周以後書傳未見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則諸書並無有國名豕章者

章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漢初人去古未遠其自譜王報聽譜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報周

世系即已荒略如此宜無怪乎楊子雲之自敘多誤也王報聽譜寔絕我邦末王聽讓受譜

絕豕章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章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臣瓚曰逸

氏也予謂王報時詎有豕章哉有豕章亦非王報所能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周之逸政

久矣不由報也孟此詩為不曉其祖者齊召南曰案孟詩已不可解應劭又從而實之愈誤

虛受堂

010190611588

劉論確矣但詩中尚有可疑者漢以高祖諱邦為國此句及下文寤其外邦於異他邦凡三

用邦字倘所謂臨文不諱者耶沈欽韓曰洪邁容齋四筆所論亦同案紀年夏桀二十八年

商師取韋則商頌所云韋顧既伐也又武丁五年征豕韋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

克之則左傳所云在商為豕韋氏自後不復有豕韋氏矣

宋祁曰注文庶尹羣后靡扶摩衛五服崩離宗周曰隊荒服也師古曰庶尹眾官之長也羣

也字當刪庶尹羣后靡扶摩衛五服崩離宗周曰隊荒服也師古曰庶尹眾官之長也羣

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補注王文彬曰周我祖斯微譽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

之五服侯甸男采衛見周禮不當引夏書為注我祖斯微譽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

下並在于小子勤諉厥生師古曰諉諉音許其反補注宋祁曰諉諉本秦漢先謙曰官本

風說文效摩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先謙曰諉諉本秦漢先謙曰官本

案文選作勤諉善注引方言唉歎詞也勤諉猶勤然隄此媼秦末耜曰耕師古曰言遭秦

躬耕於野補注先謙曰悠悠媼秦上天不靈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

與漢也補注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王念孫曰

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

殊憤於赫有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

債也適古彼字彼所也言漢兵所往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

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

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兢兢作矜矜壹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

七年而莫垂遺業於後嗣也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

乃嗣位故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兩雅云皇正也補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曰

言不承也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兩雅云皇正也補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曰

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

與悠同悠悠行貌放務彼鳥獸忽此稼苗丞民曰匱我王曰愉師古曰愉與愉同樂也言眾

放犬也驅驅馬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丞民曰匱我王曰愉師古曰愉與愉同樂也言眾

反以為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作丞所引非德所親非俊唯圖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

謙曰官本丞作丞所引非德所親非俊唯圖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

黃髮如指日輪自媚貌也師古曰日等直也輪音論等五各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

玉篇俱無輪字說文肝張目也玉篇舉眼也集韻依此注收入十虞其實肝輪字同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也臣璜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

也從讀曰縱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也師古曰睦密也言親與顯祖同應說是也

日休美也令善穆穆天子臨爾下土補注先謙曰文選臨爾作照臨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

也聞聲名也穆穆天子臨爾下土補注先謙曰文選臨爾作照臨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

願望也願讀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

如古協韻有親字文選怙茲作怙怙案下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鑿戒

與思韻作怙茲是也文選誤倒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鑿戒

則也彌彌其失岌岌其國危動貌音五合反補注先謙曰文選岌岌失作逸案失與佚同與逸通

所法彌彌其失岌岌其國危動貌音五合反補注先謙曰文選岌岌失作逸案失與佚同與逸通

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

也所見與顏注本異王文彬云作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興國救

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曰霸師古曰言與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員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

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員與云同補注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

穢此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便行字下疑有去字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

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懸車之義呂洎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懸車致仕洎及也

音鉅異反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桓五年傳疏云舊說曰在縣與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與致仕案淮南天文訓至於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車先謙曰

官本注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

遷絕同既去爾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禰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禰

也戴負者謂隨其徙居也爰戾于鄒鬻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

也我既惡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本也補注何焯曰易曰再三瀆言夢中猶諫

之也上謂王先謙曰何說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戾也言夢

是也官本名下曰作也是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戾也言夢

下疑有故怨之三字先謙曰官本王我作我王未合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寤戾

在鄒也寤覺也喟音王位反覺音工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既遷

絕師古曰咨嗟也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濟濟

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我雖鄙者心其好而

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

兼通禮尚書呂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補注周壽昌曰自孟至賢五世皆魯魯詩道元孫

當不妄或謂魯詩亡於西晉并此章句亦亡之然七略藝文志均未錄何也徵為博士給

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

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呂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徒為長信少府

日長信者太后宮呂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

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呂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弟一區

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弟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

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呂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如淳曰籩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籩者言

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籩笱也楊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笱為籩然則籩籩之屬是也

今書本籩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笱作籩引宋祁曰籩浙

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為是注文吾陳字下疑有留字籩字疑作笱吳仁傑云方言籩籩

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滿贏之義非他直謂其滿籩耳史文傳寫誤加偏傍諸家遂以竹

器名之淮南書蘇秦贏蓋項羽贊贏糧並同此義而籩字復多異說籩通籩籩石之祿應

劭曰齊人名小寶為籩貨殖傳漿千僮孟康曰籩器也師古曰籩人籩之也要之人所負皆

可謂之籩不必有器籩之拘沈欽韓云管子山國軌篇勝籩籩糗證諸方言則籩為受飯之

器審矣論語鄭注笱竹器也受斗二升方言陳楚宋衛之間謂之笱或謂之籩吳據說本方

言強以為贏籩一何淺陋也

玄成字少翁呂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

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補注宋祁曰與疑作輿先謙曰顧炎呂為常其

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呂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

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補注周壽昌曰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除為郡名大河凡

六十五年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故本書地理志無大河名也大河改為東平正元成

由太常免侯廢居之時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奉常有丞續志比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曰弘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

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補注周壽昌曰疑唐時本懷謙作懷謙元成詩云惟我後兄是讓是形則作謙為是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

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補注周壽昌曰賢志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未遠韋氏世傳經業宜有宗法則宗家者其宗子也非師古所云同族之謂

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承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補注先謙曰下由行人更名者也曰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補注宋祁曰越本及別又言當為嗣

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安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補注宋祁曰笑作咲注文大小便下有也字

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曰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補注先謙曰官本奉作奏是章下丞相御史案驗

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

晦而不宣師古曰晦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師古曰過願少聞風聲外間疑議自知改悔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補注宋祁曰子字下疑病之實是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曰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

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曰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補注宋祁曰受字下疑有候字宣帝高其節曰玄成為河南

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曰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

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補注蘇輿曰等輩猶等夷史記留輩孔融薦禰衡表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此以等夷為義也漢時稱同僚亦謂之等輩如此傳及後書賈復傳陵折等輩第五倫傳等輩笑之是也先謙曰據表傳魏相子弘丙吉子顯即所謂等輩數人也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曰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

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曰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

四牡翔翔師古曰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墳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元紀眾僚久慮墳僚皆借字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遐遠也左右昭宣五品曰訓師古曰訓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右補注錢大昭曰訓古駟字故與聞為韻周禮士訓鄭司農讀訓為駟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引作訓

既耆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奐美也奐盛也厥賜祁祁百金泊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及也賜黃金百斤也王念孫曰祁祁言賜予之眾多也上文祁祁我徒載負盈路亦謂弟子之眾多也幽風七月篇采芣祁祁商頌元鳥篇來假祁祁傳箋並曰祁祁眾多也大雅韓奕篇諸

婦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畱政謀是從補注先謙曰不聽釋釋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釋釋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四方遐爾補注錢大昭曰爾與邇同觀國之輝師古曰輝輝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兒惟我俊兒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

謙讓志節 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 致我小子越雷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

顯見也 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 致我小子越雷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

補注宋祁曰注 惟我小子不肅會同肅敬也 媯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媯古情字也削爵

言見黜也 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媯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

為附庸也 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媯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

蠻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媯者以我顏 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

小子終焉其度 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誰謂華高企

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

為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

幾而言道德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

非韻疊之為韻此亦疊而為韻無庸改庶為幾 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

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不一上有謂字 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 四方

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師古曰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

律上奇其材有意欲呂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

輔曰禮讓之臣 師古曰風 迺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補注先謙曰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

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呂玄成

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 補注周壽昌

元成以太常免官在五鳳三年至永光二年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 補注先謙曰

年為丞相十五年此云十年之間約辭也 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補注先謙曰

韋賢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

名玄成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

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 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

之難難 師古曰玉缺曰玷復音房目 因呂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

令善也言君子之人儀服此恭棣棣其則 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抑柏舟曰威儀逮

皆肅敬以善其德也 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抑柏舟曰威儀逮

謙曰官本注並作棣棣引宋祁曰棣棣疑作逮逮王文彬云韋氏世習魯詩蓋魯作逮

逮與毛異詳顏注所見本正作逮逮官本作棣棣乃後人依毛詩改之故宋以為疑 咨

余小子既德靡逮 師古曰逮及也 曾是車服荒嫚呂隊師古曰曾 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

遂我遺恤我九列 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 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

也 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 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 顧我

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 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

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即先君也 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

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 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

忝顯祖補注宋祁曰呂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

薨諡曰共侯初賢呂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

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迺

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

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呂舊恩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列為三公補注宋祁曰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呂壽終補注先謙曰公卿

十一月壬午諸吏光祿大夫章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乙丑卒在位止八日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

皆立太上皇廟補注先謙曰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補注先

本孝文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補注宋祁曰復尊孝武廟

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

所宗廟之數也補注宋祁曰注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

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清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也

吉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寢寢矣便殿者寢側之便殿耳補注

何焯曰後書祭禮志云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

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

祠如清曰月祭朔望加臘月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

三伏立秋貍婁又嘗黍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

牢十月嘗十一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便殿歲四祠又月

一游衣冠補注先謙曰先帝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展

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補注先謙曰昭靈后高祖母見高祖武哀王高祖兄伯昭哀后高祖與

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

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

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補注先謙曰胡注禹益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

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

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曰立宗廟師古曰親謂

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過逆亂使不得萌生補注今賴天地之靈補注宋祁曰江宗廟之福

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補注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

尊祀師古曰共讀如本音不得如他處作恭文義自明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

吾不與祭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補注宋祁曰江南繇中出生於心也師古曰繇故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呂其職

來助祭補注宋祁曰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曰詩云有來雍雍補注

曰來字疑作來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祖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

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篇下祖字作禘是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補注沈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補注沈子不祭禘庶子共其牲也補注沈禮也補注沈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補注沈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注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廟亦不祭者蓋以其所出故特存周制王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

年傳稱魯為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

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郊特牲正義云匡衡說支庶不敢

薦其禘下土諸侯不得專祀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祖所自出

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

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

諸侯有得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也其王子母弟食采畿內賢

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鄭宗人家宗人皆為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余案經

傳雖有祭祖王之文然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

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

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曰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朕獲

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頌師古曰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

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呂下五

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補注宋太祖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

作繼太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

壹禘也師古曰殷大也禘也師古曰禘也禘也師古曰禘也禘也師古曰禘也禘也師古曰禘也

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也

學者改昭為禘補注宋禘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者補注錢大

配之而立四廟補注周壽昌曰劉歆云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

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傳篇之文

補之秦蕙田云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闕文為據一誤指立四廟為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

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此諸侯反殺其一二誤禮莫大於配天既祭天以祖配矣

而乃不為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陸於配天之禮而乃新之耶三誤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

世之祖而曰不為立廟親盡也四誤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

禘而配周禘而親盡也四誤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

禮記正當元成時不致有脫誤而反引之也或此篇含意未申大傳篇補申其說後至劉歆

推闡愈密而皆言始受命而王祭天曰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補注宋禘曰配

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周之所曰七廟者補注王鳴盛

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鄭據禮緯稽



出迎所立處也廟受命祖之廟也昭十八年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正義廟當在宅內以其居彼隘故廟在道南此廟與宅異處其偶然者也臣愚曰為高帝受命定天下補注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宜為帝者太祖之

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

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補注齊召南曰案景帝初年詔即尊孝文為太宗是即百世不祧之廟與高祖並崇矣可因親盡而毀乎宜許嘉等

九人曰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

其利也帑讀與孛同補注王念孫曰案不私其利承上不私其利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

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

之者上以三字為句此以四字為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語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者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即許嘉等奏議所本出美人重絕人類

賓賜長老補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王念孫曰賓賜二字義不收恤孤獨德厚俾天地利

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曰為孝文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

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補注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曰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

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迺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

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

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曰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

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

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曰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

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

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

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

也兩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

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數音所角反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

修師古曰間音工竟反上亦不改也明年亥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補注宋祁曰貴國君之母

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

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亥成薨

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補注

曰詔字南本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補注宋祁曰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

皇帝補注周壽昌曰此曾孫不以世次言書武成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詩信南山曾孫田

恭懷皇后祝文孝曾孫皇帝志補注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呂章祖宗之盛功師

辭云於爾孝孫曾孫皇帝蓋仿此

日育養也休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曰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呂繫海內之

美也烈業也

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也。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曰：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帝承祖禘之大義。補注：宋祁曰：義，越本作禮。錢大昭曰：闕本義作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曰：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曰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曰：祖禘之意為不樂，是曰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曰祐。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考而眉秀也。疆，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作疆。呂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曰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干天，萬世不墮，繼烈曰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墮音火。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位字。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曰：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補注：沈欽韓曰：喪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曰：仲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願上得作復尊祖嚴父之義也。文太后孝昭太后言寢日四上食。

園廟間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音工。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祠作祀。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帝堯。故衡總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錫，賜也。亡疆，言無疆也。周侯文。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誠曰：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從。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呂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曰：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帝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補注：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寢字。臣衡中朝臣咸復曰：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曰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之經也。是作六無所依緣。呂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呂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

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

廟寢園官故定著令補注周壽昌曰漢制上特定著令則在律令之外如高祖制詔御欽定專條敢有

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呂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

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成帝崩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

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臣為迭毀之次當呂時定非令

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補注宋祁曰所為疑作所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

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呂為繼祖宗呂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衰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

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疆於今匈奴是也補注宋祁曰抗

至宣王而伐之補注宋祁曰宣字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

之及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

出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

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眾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

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嘽嘽當剛

字一嘽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

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補注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補注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

夷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十七年傳注桓公繼絕呂為伯首師古

及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

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

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呂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

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呂為逆者非一人也

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迺

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補注先謙曰七當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

之眾師古曰昆置五屬國起朔方呂奪其肥饒之地補注何焯曰此指朔東伐朝鮮起玄菟

樂浪呂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呂

高婿羌裂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婿音而遮反補注錢大昭曰爾與隔同先單于孤特遠遁于

幕北四垂無事補注宋祁曰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

侯呂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

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

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

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呂發德音也禮記

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

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補注何焯曰匡衡五廟之說似尤深然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春秋左氏傳曰補注周壽昌曰西漢奏議內引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

上曰下降殺曰兩禮也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

非常數故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

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補注宋祁曰

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康先謙曰此今文尚書說與古文不同史

記殷本紀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監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

宗段玉裁云釋所載漢石經殘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自時厥後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

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儻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

能臆造賈誼云顧成之廟稱高宗景帝元年甲屠嘉等議云高皇帝廟宜為太祖之廟孝

文皇帝廟宜為太宗之廟實本尚書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宗其在高宗否

則今文家末由倒易其次序也先謙案段說是也其後平帝時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

高宗王莽大誥云尊中宗高宗之號明莽用今文尚書說仿殷三宗東觀漢記尚書帝賜東平王

蒼書云此放三宗誠有其美亦用今文說是太宗中宗高宗漢儒據尚書次序如此不得執

古文祖甲之文將史記石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曰勸成王師古曰毋逸尚書篇

經末殺歸之劉歆傳會也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曰勸成王師古曰毋逸尚書篇

言之宗無數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也然則所曰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曰七廟言之孝武

皇帝未宜毀曰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

之曰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補注蘇輿曰案今見禮記祭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

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

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補注先謙曰案五經異義謂魯說丞相臣

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許君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

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因而不駁據此傳則古文尚書說即本之劉歆歆又本之貢禹又或

說云云乃今文尚書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

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曰親疏相推及

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曰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

用眾儒之謀既曰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曰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

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曰為禮去事

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

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張晏曰去禘為壇墀地而祭也師

禘祫音他堯反禘音善禘服虔曰蠻夷終王迺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

注宋祁曰注文是字刪大禘則終王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迺來助祭補注

吳仁傑曰案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穎達以禘為郊祭謂非天

子則不郊殊不知下王文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非郊祭而為天子諸

侯之所通矣章玄成等議亦引祭義所云乃謂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鄭孔之失所

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章昭曰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夷考二說

昭為近之案國語祭公諫王謂今自大畢伯士之終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則德盛而游廣親

親之殺也如淳曰游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

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

之主也謂下三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補注

廢而為虛者也

廟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蔡

也。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

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呂為縣。臣愚曰：為皇考廟

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呂禮不

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呂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

後。呂數故孝元世。呂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補注宋祁曰：父江。南本浙本作文。違於

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

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者。迺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

也。補注宋祁曰：文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

字下疑有王字。罷南陵雲陵為縣。補注何焯曰：此奏合禮。雖王莽為丁傅衛氏發難。然不以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

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劉敞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

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

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補注。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

博而篤矣。漢書七十四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從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

賢良。曰對策高第。為茂陵令。補注齊召南曰：案相對策見韓延壽傳。但彼文云：頃之。御史

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曰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

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補注宋祁曰：浙本。禁止姦邪。豪彊

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補注周壽昌曰：案田千秋子。自見失

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補注宋祁曰：罪字疑從臯書。迺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補注先謙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已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補注先謙曰：用亦使當

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曰：責過相曰：幼主新立。曰為

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曰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

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

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畱作

一年。曰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曰：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

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久繫踰冬。會赦出。補注宋祁曰：繫

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

吉為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行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治行是。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

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賈曰。

此兩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音子詣反

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

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本始二年徵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

功德曰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

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補注何焯曰因許伯乃得至帝前其不因其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

為大夫師古曰解在五世內取也為當作無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

曰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周壽昌曰光為大將軍而稱冢宰案論

為冢宰不必如周官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補注劉敞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誤也何焯

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補注先謙曰在當作任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

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師古曰寢漸也不宜有曰

損奪其權破散陰謀曰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

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曰防雍蔽師古曰雍

宣帝善之補注何焯曰此一制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三公

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

精為治練羣臣補注周壽昌曰禮月令簡練羣臣也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

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補注先謙曰不能下謂不能勝匈奴所圍上與後

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

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

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恨讀為很謂相爭鬪也孟子言好勇鬪很

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補注沈欽韓曰文子道德篇義兵王應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

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補注宋祁曰

不足致意中補注周壽昌曰致置同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補注先謙曰胡注丞相不預中朝

將軍前後左右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

恐不能自存難曰動兵師古曰不可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

民曰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曰生今郡國守

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

十二人臣愚曰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迺欲發兵報讎介之忿

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

引之顛與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識者詳議迺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

同慶樂無微倖功名之上從其言而止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蘇轍云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然其與國

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觀觀國家故事又臣為古今異制方今務

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補注先謙曰已字疑作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

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補注先謙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

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補注錢大昭曰案此虞字與匡衡傳未有游虞臣相幸得備位不

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臣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也末或有飢寒之色

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

絲師古曰惟思也繇讀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

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師古曰餒餓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察風俗舉賢良

平冤獄冠蓋交通師古曰言其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

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

務積聚量入制用臣備凶災師古曰謂視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

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薄被災害師

非其國也補注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薄被災害師

曰薄與普同補注宋祁曰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賴明詔

振撻迺得蒙更生師古曰撻今歲不登穀粟騰踊師古曰騰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

甚亡已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

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為標明之采撮取也臣相幸

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已順動

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已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忒卦象天地變化必繇陰

陽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宋祁陰陽之分曰日為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補注宋祁

紀字下無日字新本有沈欽韓曰淮南天文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雷明庶風至則正

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

四郊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收懸垂琴瑟不張師古曰張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

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

為禮禮者齊齊師古曰齊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北方之神顓頊乘坎

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

本無下字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補注沈欽韓曰天文訓規生矩殺東方之卦不可已

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已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飢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師古曰

氣不閉夏與坎治則暈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臣乘四時師古曰節授

民事師古曰各依其君動靜曰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

前漢七十四

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少木茂，鳥獸蕃。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說，讀曰悅。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繇與由同。其下類此。補注：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下字，上無其字。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補注：周壽昌曰：章即襄章也。合羣臣議天子所服，曰：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

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曰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趙堯疑另是一人，必非江邑侯代周昌為御史大夫者也。上文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其事當在高帝十年之初。丞相之改稱相國，周昌之出為趙相，而趙堯之代為御史大夫，叔孫通之由奉常徙為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據功臣表：江邑侯趙堯以漢五年為御史大夫。未嘗為中謁者矣。李舜舉：夏兒湯舉。

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見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曰：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一曰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罷音疲二字。引宋祁曰：罷音疲。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曰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補注：先謙曰：補注：史記相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後敢入。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補注：周壽昌曰：表作甘露元年，騎至騎至廟不敬。曰：史記傳云坐。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曰：故廷尉監徵召諸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曰：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間燥處。師古曰：間，讀曰閑。閑，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屋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補注：宋祁曰：穰字疑作內。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補注：宋祁曰：穰字疑作內。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曰：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獄繫者，既因吉得生而赦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宣帝名病已蓋，以此先謙曰：官本無二音字。引宋祁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

前漢七十四



音皆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已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

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

迎昌邑王賀。賀即位。已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

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音急。發喪之日。已大誼立後。雖無嫡

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已大誼廢之。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

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師古曰：官本無

位。列引宋祁曰：位。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

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已著龜。豈宜衰顯。先使入侍。師古曰

補注：朱子文曰：豈宜衰顯。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衰顯。錢大昕曰：豈宜者。猶

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為不可。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首文耳。朱疑當為直。

有美材。如此其宜。衰顯也。吳語：天王豈辱哉。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

我豈有所失哉。豈。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師古曰：省。吉為首功。不止從前保護

曾孫有恩也。傳詳述其奏記云云。見杜延。光覽其議。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

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

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遺。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二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

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師古曰：省。疑有治字。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

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

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已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

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補注：沈欽韓曰：此督字。當如陳咸傳。作杖罰。解師古說

乎。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共音居。用。詔吉求組

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

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詩。不云。虜。亡

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補注。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師古曰：官本考證案

此詔宣帝紀。元康二年。吉與史。曾史。立。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病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如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

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師古曰：沈欽韓曰：列女傳。孫叔敖母曰：有陰德

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已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

陳不宜。已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

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已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師古曰：先謙曰：公卿表

記。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邢丞相。微賤時。會。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

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相代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

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

宋祁曰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

注王念孫曰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吉曰夫曰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補

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吉曰夫曰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注

疑作陋後人代吉因曰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補注何焯曰因以為故事則姦吏遂

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通蕩謂古曰通亡也蕩放也

有寬舍可否相濟耳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通蕩謂古曰通亡也蕩放也

逃然顏謂亡其所供之職則亡為遺志與通義隔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

丙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部百二十八車部五引此

並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逐補注何焯

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皆有茵字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逐補注何焯

先謙曰官本注無逐字引吉曰曰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

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語聲之急也補注周壽昌曰地之為第並無義不

過音同而隨筆書之後人不敢改古書因望文生訓耳外戚傳班婕妤傳而大幸之

宋祁曰注未當添也字吉曰曰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

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

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補注先謙曰官本犇作

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遠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

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補注宋祁曰視

及重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

召丞相御史問曰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補注周

已得譴讓師古曰

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師古曰

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

道也師古謂天子出非宋史儀衛志一品鹵簿中注沈欽韓曰丞相出當清道反有羣鬪者塞

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息音昌充反補

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曰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

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

熱師古曰少音式邵反補注宋祁云大熱浙本作以熱王念孫曰案浙本是也以與已同

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三師古曰

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已問之師古曰

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言也

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

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曰不冤太僕陳萬年

事後母孝悃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曰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

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曰廷尉

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甘露三年為太僕一年為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

建章衛尉此言衛尉太僕從其後復任次第之

命以上齋祭異冠者諸侯玄冕祭玄冠齋祭則爵弁祭亦玄冠齋是齋祭異冠也其四

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玉藻云玄冠基組纓士之齋冠是齋祭

則齋祭同冠雜記大夫士弁而祭於君齋時服之祭時亦服之以此傳夕牲乃取齋衣則

齊服也

後迺已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

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

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曰皇曾孫在郡

邸獄補注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消化本作孝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

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

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

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

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

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姓名不作誰字言姓又非也

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沈欽韓曰上云大赦則曾

孫已出獄在郡邸劉謂此守邸之丞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

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曰私錢願組令與郭徵卿並養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

食米肉月月已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

伺組微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讀與蕩同數奏甘羹食物師古曰奏進

同所曰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微其報哉師古曰微

竟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已存君不足比也

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重耳之亡也過曹里臆須以

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專歸美於組微卿組微卿皆曰受田宅賜錢

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微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日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

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曰為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防目反曰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

太僕十餘年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永光元年故建章衛尉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

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

後復曰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曰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

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所曰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

侯吉曰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

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迺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與由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

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然也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五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師古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眭字寧可混糅將

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皮補注宋祁云決錄浙本作快欽沈欽韓曰今鎮江府有眭姓讀如雖葉德輝曰儒林傳許商門人有齊人快欽則作決錄者誤也洪邁蘇釋陳球碑跋云姓苑載吳氏兄弟各分一姓曰吳吞桂姓字皆九畫按隸書圭中直通連書故云皆九畫若眭則不止九畫矣眭非姓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迺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補注宋祁曰俠字上疑有游字先謙曰官本考證呂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符節令屬少府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補注先謙曰此則昌邑嗣立之應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曰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僵也僵卧於地音居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

引宋祁云象字下疑有而字葉德輝云德藩本闕本有而字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

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補注齊召南曰案以漢為堯後始見此文然則弘雖習公羊亦兼通左氏矣其後劉向父子申明其義而新莽亦因以為篡竊

之本葉德輝曰後書賈逵傳逵具奏曰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顛項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不得為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禮呂帝位師古曰禮古禪字也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呂承順天命補注葉德輝曰退封百里也問擇天下賢人之說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祇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呂齊詩尙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補注蘇輿曰據五行志在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下日字當衍時昌邑王呂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呂壽終族子勝亦呂儒顯名補注錢大昕曰始昌習尙書名已見儒林傳其說災異祇有言

柏梁臺災事附見勝傳可矣乃以兩夏侯題其篇目何也朱一新曰班以兩夏侯標題蓋謂勝及建為大小夏侯氏學故以此題其篇並未數始昌也今本提行皆後人分併非復班舊錢議過矣先謙曰朱說班然失其敘次列傳微意且下文勝上冠以夏侯建上

不冠夏侯明本書勝傳提行與始昌別傳而建係帶敘不當謂兩夏侯為勝建也

夏侯勝補注宋祁曰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雅反勝音升或式澄反一作升澄反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甯鄉師古曰共讀

餘景帝之子也補注宋祁云王子字下疑有時字呂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補注錢大

共王子甯陽侯恬瑗邱侯政皆諡節侯此傳所稱節侯蓋甯陽侯也地理志甯陽屬泰山郡不屬東平蓋宣帝建東平為王國復以甯陽屬它郡

勝少孤好學從始

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師古曰姓簡名卿音姦補注錢大昭曰簡卿勝同郡人兒寬門人簡姓廣韻不收淮南王有中尉簡忌小顏以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

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遊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

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宋祁曰與字下疑有車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即是車故刪去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即

天子車師古曰天子至尊不敢深言之故謂天子所乘食百官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子傳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當乘輿車免冠頓首儒林

傳劍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王怒謂勝為祇言縛呂屬吏師古曰屬委也

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曰

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補注宋祁曰言字疑作世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下人有伐上者補注沈欽韓曰洪範五行傳鄭注夏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

曰不敢察察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下謂故云臣下有謀而勝自以為不欲分明道之故

改云臣下光安世大驚曰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

本無共字引宋祁曰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呂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

官太宜知經術白合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呂與謀廢立師古曰與定

策安宗廟益千戶補注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周壽昌曰案漢初封關內侯食邑

千戶為關內侯是關內侯食邑也何不可益戶乎師古曰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

朕曰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謹厲威武北征匈奴單

于遠邁南平氏羌補注師古曰羌不在南恐誤昆明臨駱兩越師古曰臨東定歲駱朝鮮駱也

之東師古曰歲字與廩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

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與滅繼絕衰周之後補注宋祁

越本邵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况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師

日效致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補注先謙曰事並見武紀又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

稱師古曰稱副也補注葉德輝曰荀悅漢紀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

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

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

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其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

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奏勝

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

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師古曰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

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曰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古

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忘師古曰更歷也

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迺素服避正殿遣使

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補注錢大昭曰此詔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

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補注宋祁曰曩字疑作迺字其與列侯

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已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

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

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曰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讓勝

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曰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

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為長信少

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今義疏也補注葉德輝曰藝文志尚書家有大小夏侯章句大小夏侯侯故論語家無夏侯

侯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師古曰師師傅之

恩儒者曰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補注王鳴盛曰葉夢得云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

府官之極崇者勝云青紫謂此類據當時所見誤以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銀印青綬此三

益未服青紫也葉說是楊雄傳紆青紫注云青紫謂綬之色此注自相歧學經不明不

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

采問疑義而得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之字引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曰次章句

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曰應敵建卒自顯

門名經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

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師古曰鴻臚大司農堯相距三十三年恐非一人未審誰

是夏侯堯也其為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師古曰長樂見百官表勝同產弟子賞

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補注先謙曰公卿

信少府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補注蘇輿曰房與夏侯勝復於儒林中治易事梁人焦延壽補

沈欽韓曰潛夫論讀學篇京君明經年不出戶庭鏡精其學先謙曰通鑑胡注云洪適釋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以焦為譙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

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通用後書律麻志房受學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曰好學得幸梁王

其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恭補注宋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補注先謙曰小

封府陳雷縣東北曰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

卷知此亦有術京氏即傳師法也又有太一飛鳥雜決捕盜賊法一卷不著撰人亦傳斯術者京定課吏法有盜賊三日不覺准罪之例亦恃其術以難人耳愛養吏民化

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師古曰依許

補注宋祁曰注許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已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

卦更直日用事補注沈欽韓曰易緯稽覽圖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四時

正卦離坎震兌四時方伯之卦也曰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

先謙曰官本無四字引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

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補注葉德輝曰王充論衡云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

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寒溫隨卦而至又焚教修華嶽碑云風雨應卦亦本京

氏說也先謙曰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曰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

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補注錢大昭曰古晴字作精

命是爭誅又引春秋感精符曰日將蝕必先青黃不卒至漸消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

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末世曰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

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

復曰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

皆曰房言煩碎補注錢大昭曰煩碎猶瑣小令上下相司補注蘇軾曰不可許上意鄉之

復曰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

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補注蘇軾曰充宗為梁丘易同

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曰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

曰知其不賢也上曰曰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

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曰至於是師古曰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

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補注王念孫曰此君

滿山何不曰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已往知來耳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云能

來非是王念孫曰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語

則楚金之改不誤然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曰視萬世之君師古曰

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露師古曰春凋秋

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陛

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歎補注

云故資政殿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爾尚何道房曰

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

云幸其瘡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

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尚何道

則與下文瘡於彼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治要皆

無此十二字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曰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

漢紀亦無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曰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

所任之人補注錢大昭曰帝意謂我所用者幸其愈於豎刁趙高之輩且災異之來不在此

人顏注疑誤朱一新曰說文無愈字古祇用瘡為之先謙曰錢說係依今本釋之故以顏注

誤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

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補注先謙

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諫

師古曰言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補注周壽昌曰房欲試用之房

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補注周壽昌曰房欲試用之房

上中郎任良姚平願呂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呂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

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師古曰遠去建言宜試呂房為郡守師古曰立元帝於是呂房為魏

郡太守秩八百石師古曰漢制郡太守秩二千石增秩者中二千石元帝建元二年

尹以乏軍興等罪連貶秩以八百石為潁川太守房為郎本六百石出試為守未即真特為

增損其秩如宣帝時之制又成帝時除吏八百石就六百石此在元帝時尚存入百石秩也

居得呂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如清曰令長屬

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補天子許焉房自知數呂論議為大臣所非

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自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

呂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君也息卦曰太陰

陽平侯鳳欲見未得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

哀見許師古曰言蒙帝憐哀而許之迺辛已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師古曰晉卦解也

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補注沈欽韓曰乾鑿度初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公四為諸侯五

辰之閒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

事師古曰通鑑同案房止當依漢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

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補注葉德輝曰易緯稽覽圖

猶言也師古曰自云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小忠謂以諫殺

正先趣之師古曰趣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補注先謙曰官

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



之縣也音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補注錢大昕曰丙戌四月二十四日其明然少陰井式冉反

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

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

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

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

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召為太守此其所言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

蒙氣所召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

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召女妻房房與

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

代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鉤盾令屬少府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

事固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閩本固作因先謙曰官本固作因皆持東與淮陽王

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

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元紀及荀紀房死皆在建昭元年末

代鄭弘為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

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補注沈欽韓曰白虎通姓

一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五引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為石顯所譖繫獄謂敞

平元年二年俱有客星見此在建昭以後未書客星豈志失載抑謝承書未可信邪

冀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補注齊召南曰案儒林傳其師東海后蒼也三人經術

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

待詔宦者署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呂宣布外屬侍中

封事曰臣聞之於師補注葉德輝曰奉師后蒼藝文志詩家有齊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

人誠鄉正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若迺懷邪知益為害補注宋祁曰知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

二律而已補注沈欽韓曰白虎通情性篇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北方之情好也奸行

貪狠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奸

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曰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

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築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

武以與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只

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與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

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

豈殃能消德也補注劉歆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

不可忌邪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敬爾故當其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

日凶也何說湯武與及德勝殃乎今築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何焯曰

忌子卯吉午酉相對而言翼氏專主二陰二陽與賈氏所云夏殷興亡異義葉德輝曰禮玉

藻子卯稷食菜羹鄭注忌日既也補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補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

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補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

以子卯相刑之說以甲子子卯故以午酉固無與也補注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

寅午主之孟康曰寅午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燥無所加受故惡先謙曰官本注加

是容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酉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

董仲舒說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又云吉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

吉午酉也補注日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丘與翼奉吉午酉之說合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

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

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

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末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

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補注錢大昕曰注利富

作刑木刑於亥水刑於辰火刑於午金刑於酉五行家所謂自刑也亥為木之生方故云木

辰為水之生方故云木末葉德輝曰孟注木利在亥當云木刑在亥水刑在辰蕭吉

五行大義引翼氏說正如此據風角木落歸本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孟康曰

亥卯未木之本位是歸本也木亥水辰皆自刑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孟康曰

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疆各歸其鄉故火

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

方剛故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召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

而不諭師古曰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補注先謙曰於呂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

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狠風呂大陰下

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

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

申張說是也補注吳仁傑曰揚雄傳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案奉初元二

年奏封事云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案是年甲戌歲也四年上疏云如丙子孟夏順太陰以

東行案是年丙子歲也以奉言推之太陰即太歲其說出淮南書孟康乃云太陰在甲戌則

太歲在子張晏亦曰丙子太陰在甲戌是誤以太歲之外別有太陰且并二年所上疏為四

甲戌指太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太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太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太陰說之以為是年太歲在酉則太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即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太陰不得謂之太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為二年事其意蓋謂太歲在戌則太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奉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西其失不已甚乎太歲亦名太陰與歲後二辰之太陰迥異說見下

**曰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曰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刑**愚臣誠不敢曰語邪人上曰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曰善日邪時孰與邪**

**日善時**補注先謙曰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辰為客時為主**見於明主侍者為主**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厥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

**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即曰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自知侍者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

**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補注先謙曰參五與參伍同本書伍多作五**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

**可召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觀性曰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應請曰也晉灼曰性謂五行也應請曰也

**觀情已律**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補注先謙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

**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曰假貧民勿租稅損太官膳減樂

**府員省苑囿**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苑囿作苑馬案景祐本是也元紀諸宮館稀御幸者勿

**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

**地復震**補注錢大昕曰以三統推初元二年七月己未朔無己酉日恐是乙酉之誤先謙曰通鑑漢紀皆作己酉劉向傳云冬地復震**上曰益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

作城郭官寺及民室屋補注先謙曰壞至此厭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

惟降災震驚朕躬補注先謙曰元紀作朕躬是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

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已陷刑辟朕甚閔焉憐怛於心師古曰憐

有可蠲除減省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採貧民師古曰採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

諫之士補注錢大昕曰元紀初元二年三月詔書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文與此略同

先謙曰錢說合兩詔為一是也一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

陰陽定四時列五行已視聖人名之曰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亦類此聖人見道然後知王

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已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

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

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孔穎達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

詩疏云鄭元六藝論引春秋緯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

天心已言王道之安危補注葉德輝曰列終始謂列其事之終始推得失謂推其事之得失

或主左傳以其師后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是曰大道不通至

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

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

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補注沈欽韓曰即顛傳詩沘歷桓曰卯

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詩正義引沘歷桓曰

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之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之際也

言之也卯為陰交之際也午為陽交之際也酉為陰交之際也亥為陽交之際也

臣義也卯為陰交之際也午為陽交之際也酉為陰交之際也亥為陽交之際也

戊際其詩云日有食之又曰百川沸騰山冢崩故下知日月之交篇為知日蝕地震

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補注沈

矣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補注蘇輿曰言術易知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已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

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補注先謙曰荀紀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補注錢大昕曰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奉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太歲正在甲戌

蓋以太歲為太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太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太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

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太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

是星紀之末則太歲亦在丙子之末太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太始二年歲星已度壽

星而入大火太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太歲得在甲戌也王引之曰錢

以太初元年歲在丙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為超辰不知太初以前皆以十

月為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太初元年五月改曆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為歲首故元年九月以

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為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

星紀故太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為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

子宮元枵故太歲應之而在丑蔡邕麻議所謂太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

至初元二年太歲實而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為甲戌乎太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麻而

前此無之不得云漢初言太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太初元年

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期亦不得以為太歲超辰且太陰為太歲之一名太

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太歲

亦皆謂之太歲又不得律呂庚寅初用事歷呂甲午從春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

分太陰太歲為二也

也補注吳仁傑曰案奉先上封事論暴風實初元元年歲在癸酉次年封事論地震實初元  
二年孟康又以後一事為初元四年曼此二誤顏注不一參考何耶錢大昕曰案推律自歲  
前十一月始依三統術推得初元二年天正癸亥朔初元元年冬至與朔同日庚寅則月  
之二十八日也冬至日黃鍾律始用事孟康云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其法未詳也又以  
三統術推是年二月四日甲午春分故云應以甲午從春又注案太陰在戌太歲當在申孟  
說非也王引之曰此孟誤以歲後之太陰當之也太陰有二一為主歲之太陰即太歲之別  
名淮南天文篇所謂歲后也太初元年在丁丑五十七年而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  
矣太歲一名太陰故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其為主歲之太陰明甚若以為歲後二辰之太  
陰則太歲在戌太陰當在申不得言太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太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  
孟說失之錢氏謂太陰在戌太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  
陰建於甲戌即指太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太歲乎 公正貞廉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百年之  
精歲也 正曰精歲本首王位 張晏曰 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  
不能復 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 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呂明親親必有異姓呂  
明賢賢此聖王之所曰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  
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曰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 補注吳仁傑曰何武傳不宜令異  
姓及外戚仁傑按朝事篇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同姓謂宗族異姓謂姻婭舅庶  
姓則非宗族非姻婭舅庶也翼奉乃以外戚爲非異姓顏注之誤本此沈欽韓曰鄭君云  
異姓婚姻也案五者姑姊妹女子子之家及母妻之黨禮之內宗外宗皆是奉意以異姓五  
當同姓一錯雜用之無偏重之患故下云獨以舅后之家爲親是單有母親之黨也吳以師  
古注何武傳之謬而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借過度呂霍上官足曰卜之甚非愛  
輒議翼奉此語非也 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曰百數  
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  
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補注何武傳先帝園宮人爲得事體成紀永始四年  
京師火災屢降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  
去奉奏封事時初元二年已三十五年矣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  
之其法大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凡言其法云云者下皆有爲字荀紀極陰生陽反爲大旱  
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  
人以貞爲行詳其事賢伯姬也左傳云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之所生穀梁傳云二  
引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  
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經傳及諸  
說不同公羊傳無明文則何休董仲舒所據必公羊師說故其義略同劉列女傳則云春  
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此從穀梁說而與五行志異由向先習穀  
梁故也奉蓋 唯陛下下財察師古曰則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補注先謙曰官本  
館字下疑 有災字 奉自曰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  
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曰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  
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聞卒其終始師古曰開空上復延問曰得失奉曰爲祭  
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曰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曰故民  
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與由同補不改其本難曰未正迺上疏  
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曰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  
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  
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

也補注吳仁傑曰案奉先上封事論暴風實初元元年歲在癸酉次年封事論地震實初元  
二年孟康又以後一事為初元四年曼此二誤顏注不一參考何耶錢大昕曰案推律自歲  
前十一月始依三統術推得初元二年天正癸亥朔初元元年冬至與朔同日庚寅則月  
之二十八日也冬至日黃鍾律始用事孟康云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其法未詳也又以  
三統術推是年二月四日甲午春分故云應以甲午從春又注案太陰在戌太歲當在申孟  
說非也王引之曰此孟誤以歲後之太陰當之也太陰有二一為主歲之太陰即太歲之別  
名淮南天文篇所謂歲后也太初元年在丁丑五十七年而初元二年太歲在甲戌  
矣太歲一名太陰故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其為主歲之太陰明甚若以為歲後二辰之太  
陰則太歲在戌太陰當在申不得言太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太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  
孟說失之錢氏謂太陰在戌太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  
陰建於甲戌即指太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太歲乎 公正貞廉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百年之  
精歲也 正曰精歲本首王位 張晏曰 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  
不能復 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 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呂明親親必有異姓呂  
明賢賢此聖王之所曰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  
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曰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 補注吳仁傑曰何武傳不宜令異  
姓及外戚仁傑按朝事篇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同姓謂宗族異姓謂姻婭舅庶  
姓則非宗族非姻婭舅庶也翼奉乃以外戚爲非異姓顏注之誤本此沈欽韓曰鄭君云  
異姓婚姻也案五者姑姊妹女子子之家及母妻之黨禮之內宗外宗皆是奉意以異姓五  
當同姓一錯雜用之無偏重之患故下云獨以舅后之家爲親是單有母親之黨也吳以師  
古注何武傳之謬而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借過度呂霍上官足曰卜之甚非愛  
輒議翼奉此語非也 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曰百數  
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  
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補注何武傳先帝園宮人爲得事體成紀永始四年  
京師火災屢降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  
去奉奏封事時初元二年已三十五年矣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  
之其法大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凡言其法云云者下皆有爲字荀紀極陰生陽反爲大旱  
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  
人以貞爲行詳其事賢伯姬也左傳云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之所生穀梁傳云二  
引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  
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經傳及諸  
說不同公羊傳無明文則何休董仲舒所據必公羊師說故其義略同劉列女傳則云春  
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此從穀梁說而與五行志異由向先習穀  
梁故也奉蓋 唯陛下下財察師古曰則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補注先謙曰官本  
館字下疑 有災字 奉自曰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  
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曰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  
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聞卒其終始師古曰開空上復延問曰得失奉曰爲祭  
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曰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曰故民  
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與由同補不改其本難曰未正迺上疏  
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曰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  
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  
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

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

在新豐縣南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補注宋祁曰洽疑作給德流

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已。應有常也。

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左阻龍池。補注錢大

疑當作右阻葉德輝曰德藩本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

里。已為關。而入敖倉。補注先謙曰此處文義不順當作建榮陽而入敖倉扶河東南北千里

榮陽有敖倉劉昭注秦立為敖倉是榮陽敖倉即在一地此言徙都成周以榮陽之險阨為

鍵閉而入敖倉於腹地故曰建榮陽而入敖倉天文志晉灼注扶附也釋名扶傳也傳近之

也河東地方百里者八九。足已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柳也音一陸

下其已亡為。師古曰共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補注李慈銘曰賈誼

之廟稱為太宗此云萬歲之後長為高宗古人無忌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

奉誠難。宜居而改作。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先醒篇書曰大道宜宣其去身不遠

為平易之義宜居猶平居也文子道原篇作大學坦坦去身不遠臣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

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臣聞三代之祖。積德。已王。然皆

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已周召為輔。師古曰召有司各敬其

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已恐

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其詩則曰殷之末

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

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已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

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適費土。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

下。八世九主矣。如清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今東方連

年飢饉。加之已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

奪師古曰比類也溷汗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先執國政者。豈可已不懷怵惕。而戒

萬分之一乎。補注先謙曰萬分之一謂國祚不永不欲斥言之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

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已永世延祚。

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已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

此謂二年之四月太陰左轉在丙子淮南天文訓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嚮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

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雖周之隆盛亡已

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

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補注先謙曰官本般作盤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

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慙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

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已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已壽終。子及孫皆已學

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補注齊召南曰案孺字誤也據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同縣李尋鄭寬

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此文張孺即張無故而舉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

其字當云張子儒傳寫之訛遂合兩字為孺字耳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

為吏數為翟侯言事補注先謙曰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卿表在元延元年

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厄會之象其意曰為且有洪水

為災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天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曰紫

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補注先謙曰紫宮中有紫微大帝之坐

故名中宮天極星即北極五星之一宋史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辰最尊者也其

紐星為天樞天樞即天極此所云紫宮極樞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四星后妃之屬環

垣列位網紀消息相通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

先謙曰南宮為太微垣孟注作宮誤據天文志太微廷中端門左右掖門晉書天文志東藩

有東太陽門中華東門東太陰門西藩有西太陽門中華西門西太陰門此言四門特約舉

之詞非必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

拘四數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補注劉攽曰

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十八舍先謙曰注就當作及官本考證云劉攽駁顏其論

甚合但所云天文六緯名目劉亦未嘗指實姚鼐云尊五經之術顯士主所取法此耳與經書

識緯何涉哉先謙案天文志太微廷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五帝者晉志黃帝

坐在太微中四帝星夾黃帝坐蓋即五經六緯者六諸侯天官書同蓋漢世天文家說如此

姚謂五經為五緯星六緯為十二次上下文義不屬疑非術道也術士有道之士少微處士

夫在太微星西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

故以尊顯言之翼張舒布燭臨四海言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翼為羽翼主遠客張廣為廚

主觴客晉志翼二十二星主外夷遠客負海之事張六星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少微處士

故曰翼張舒布燭臨四海也翼張皆星名張注誤其位皆近太微垣故次言之

為比為輔師古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

士第四星大夫其占明大黃潤則賢士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

舉不明反是棟樑棟樑軒轅大星女主象旁小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

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軒轅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

御者後宮屬南宮朱鳥權衡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

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

不貴之也易音七二反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

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晉志東蕃四星南第一星

曰上相第二星曰次相第三星曰次將第四星曰上將西蕃南第一星曰上將第二星曰次

將第三星曰次相第四星曰上相案此皆面南正列於廷中故曰專面正朝非謂正

天之朝事也星應官名故史記為天官書上相上將又官之尊者故以天官冠之憂責甚

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諫諍之言任乞乞之勇身受大

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諫諍小善也乞乞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楊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

引馬本作截截注云截截辭語截削首也說文戈部引同馬本蓋古文也又說說勇夫馬

十二年傳惟諫諍善諍言尤為今文家之明證先謙曰官本注目作巨上無音字悔過自

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

山川變動參人民錄俗師古曰錄讀與謠同錄俗呂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詩逆咎敗將至徵

前漢七十五

三十

兆為之先見師古曰諱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

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補注先謙曰赤黃四塞即謂建始元年黃霧四塞五行志作雲氣赤黃四塞此地氣大發謂徵兆非

謂地震也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補注宋祁曰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沈欽韓曰是類謀

曰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彗星爭明補注先謙曰建始元年星孛營室流星貫紫宮庶雄

為築補注先謙曰庶雄庶人之雄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此二者已頗效矣補注先謙曰

作昌陵是動土竭民也陽朔三年潁川申屠聖自稱將軍鴻嘉三年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

漢鄭躬自稱山君永始二年尉氏樊竝山陽蘇令等反是庶雄為築也

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事見成紀建始三年此獨未效聞者重引水泉涌溢旁

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旁音薄郎反補注

仍出則不止一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

角而過之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廣雅天淵謂之三淵開元占經引

荆州古云太白守天淵海水出江決溢若海魚出宋史天文志天淵在龍星東又天文志云

積水在北戌東北案月太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眾陽之宗故為極羽氣乘宮孟康曰

白入東井紀志並不載也師古曰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起風積雲又錯曰山崩地

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徒流不從故道也補注先謙曰正文河字下疑有決字

東郡盛冬雷電補注先謙曰潛龍為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

始二年詔云繼已履星流彗補注先謙曰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四面

星隕如雨元延元年七月隕星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

星出地二三丈如月始出是謂地維星黃帝占云出東北隅天下大水荆州占又云四填

星見四隅皆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自成帝即位至元延

為背此鄉即抱也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滌滌流彗迺欲掃除改

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日月光精時雨

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補注先謙曰精與晴同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何況致大改之補

先謙曰後漢荀爽傳李注致猶盡也極也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己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

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天士應宿台

抱虛謂懷挾虛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補注先謙曰聞字當改作聞先謙曰聞改為

聞者宋屬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耀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躍字與

音干偽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

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

炭低而鐵仰以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呂助損邪陰之盛補注葉德

德藩本閩本作陰邪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

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補注先謙曰



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已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

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補注。何焯曰。漢時待詔於玉堂殿。唐時待詔於翰林院。至宋以後。翰林遂并蒙玉堂之號。沈欽韓曰。後書百官志。玉堂署長官者。為之尋待詔於其署耳。比得召見。亡已自效。

師古曰。比類也。復特見延問。至誠。官本特作時。師古曰。謂空際之時也。宿音先。就反。音力。按。反音。宿音。待之意。此宿音。亦謂存其言於心。以待後時之參驗也。宿留瞽言。師古曰。謂空際之時也。宿音先。就反。音力。按。反音。宿音。待之意。此宿音。亦謂存其言於心。以待後時之參驗也。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已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

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象。故曰縣象也。夫日者眾陽之

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晷。景也。故曰。將日。清風發。羣陰伏。君曰臨朝。不牽於色。

日初出。炎曰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曰

壹。君就房。有常節。補注。何焯曰。此亦古書相傳之語。讀之皆有韻。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各有云為。補注。先謙曰。云猶所也。諸葛豐傳。未有云補言。未日出之時。人物皆起。補注。王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曰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服虔曰。謁。請也。補注。有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所畏難。敢斷難不敢絕。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補注。間者。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前漢七十五

同小臣不知內事。竊曰。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曰。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

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下執乾剛之德。疆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

悲辭之託。斷而勿聽。補注。先謙曰。保阿。乳三母也。保母。見禮記。內則。說文。契女師也。從女。加

字。變景十三。王傳。贊引。魯哀公。言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阿。雖女師。而教兼男女。凡

幼小者。隨事教之。蓋其職也。保阿。本二母。後遂為統稱。丙吉傳。掖庭宮婢。則自陳嘗有阿保

之功。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貨財。補注。先謙曰。良甚也。不可私官位。誠

皇天之禁也。補注。宋祁曰。浙本官位二字。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

施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陰陽不能制陰。陰榮得作。補注。周壽昌曰。毛詩傳。伯兮。榮兮榮。特

得施也。當作月陰。榮得施也。陰不能制陰。陰榮得作。補注。周壽昌曰。毛詩傳。伯兮。榮兮榮。特

陰特出而。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日執不軌。補注。先謙曰。淮南臣聞月者。眾陰之

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

本繼作紀。是。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補注。沈欽韓曰。周官。馮相氏

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疏。云案。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在。不在望。以入月

入日。不盡入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入日。不盡入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亦

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望成君德。補注。先謙

朔。繼日而明。所。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已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

以助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已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

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補

注。先謙曰。天文志。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

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赤道立。秋。秋分。西。從赤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

從赤道立。青道。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此言春夏南。秋冬北。者。日行黃道。為中道。月行青道。赤道

道。仍出入於黃道。其極遠者。去黃道六度。月行黃道之內。日陰。歷行黃道之外。日陽。歷北為內。南為外。今與日同道。則是失節度而妄行矣。過軒轅上后受氣。孟

道之外。日陽。歷北為內。南為外。今與日同道。則是失節度而妄行矣。過軒轅上后受氣。孟

道之外。日陽。歷北為內。南為外。今與日同道。則是失節度而妄行矣。過軒轅上后受氣。孟

曰軒轅南大星為后補注 入太微帝廷楊光輝補注葉德輝曰闕本德藩 先謙曰上后猶言正后 本注揚先謙曰官本作揚犯上將近臣補注

曰近臣謂左右執法謁者 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壓桑之 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

師古曰與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

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 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臣崇社稷尊彊

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補注

葉德輝曰開元占經五星占引荆州占曰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又引春

秋緯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先謙曰淮南天文訓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

治春其神為歲星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西方金也其帝

少昊其神為太白也其帝顓頊其佐元冥執權而治冬其神

為辰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

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為鎮星 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

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

也當曰義斷之營惑往來亡常補注劉攽曰營當作營先謙曰 周歷兩宮作態低印張晏曰

紫微太微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熒惑占七引黃帝占曰熒惑入太微天下有急兵又引

荆州占曰熒惑入太微宮為天下驚一日有兵又引石氏曰熒惑入紫微宮中大臣有謀兵

起宮中又引荆州占曰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

熒惑入紫微天下大亂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宮蘇林曰常占常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

後宮之義也補注宋祁曰注文義字疑作象葉德輝曰開元占經熒惑占二引郝萌曰熒惑

入天門出復反天下大亂守反者事天又引郝萌曰熒惑入尾後宮有憂一日幸

曰皆兵起又引郝萌曰熒惑入尾後宮有憂一日幸

臣亂宮先謙曰晉志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廷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

心為明堂孟說誤元本包云尾九星為後宮 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

之場皆東方之宿官本注下常字作當是 太白發越犯庫孟康曰奎為天庫補注葉德輝

曰開元占經太白占八引郝萌曰太白入庫樓三日兵起九星一曰兵起西北方先謙曰天

文志軫南取星曰天庫晉志庫樓十星其六四星為庫南四星為樓一曰天庫兵甲之府也

故下文云兵寇之應 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補注先謙曰天文

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補注先謙曰言熒惑入

分不入心是欲與熒惑為 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補注

患不敢當明堂之精也 行遲貌 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

六字 南門補注先謙曰天文 臣有不臣者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太白占七引帝

志中端門左右掖門 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懸兩宮也金謂太白星也上堂入房星也

堂補注宋祁曰注文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先謙曰太白至房而分未上明堂也自熒

惑厥弛至又主內亂皆引 不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補注先謙曰天文志

六反李音聲今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加已

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聞者春三月治大獄補注宋祁曰來字疑作或字春

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張晏曰達於月令也師古曰與溫也音於六反補注蘇輿曰言溼

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補注蘇輿曰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首時

祖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

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良卦象辭也言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

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師古曰沈欽韓曰呂氏春秋知士篇相得則然後成

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補注先謙曰臣聞五行曰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

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補水為準平王道公

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補注先謙曰官書云水曰潤下

頽賦滄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頽滄小流也許慎說文廣尺深尺曰賦廣一

雷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師古曰雷謂雷電也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

者關東地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師古曰五星謂金星也宜務崇陽抑陰師古曰崇陽抑陰

雋退不任職師古曰雋謂雋也曰疆本朝師古曰疆本朝謂本朝也不自得師古曰不自得謂不自得也

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師古曰汲黯

言也師古曰言也謂言也引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師古曰比而尚見輕

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師古曰則為賊亂所輕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師古曰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

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

邑必有忠信師古曰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師古曰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眾師古曰陛下秉四海之眾

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師古曰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師古曰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

君之明者善養士師古曰君之明者善養士

前漢七十五

三

明作 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師古曰言在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 曰博聚英雋如近世貢

禹曰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曰哀及京兆尹王章坐

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 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師古曰顯與專同 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

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

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

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補注先謙曰天官然後可曰輔聖德保帝位承大

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已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業 曰

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已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

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補注劉

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雷神反覆熱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覆察審也

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

察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溝井葭葦山林翳者必謹覆索之謂

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為察與上覆字異義劉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朱一新曰

監本無下覆字先謙曰財留神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

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收諫爭補注何焯曰政當作正

同久之上不得已遂色七十有傳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

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曰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

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曰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

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已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東郡

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

書曰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已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司隸

為司隸此稱司隸校尉不合亦曰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曰為

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

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

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天所曰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迺

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

劉歆曰得道不得行不得字衍朱一新曰監本無下得字是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

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讀曰冀 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補注劉歆曰 蓋聞

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考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命字上有厥字 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

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補注蘇輿曰詩既醉正義引洪範鄭注考終命云考成

與惡對舉說苑建本篇引河間獻王云夫穀者國家所以穡昌士女所以佼好亦說書義與

鄭合河間傳古文學則知鄭是古文說元帝紀初元二年詔云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五年說

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

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補注：宋本連字一本作逆字。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

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

赦天下。已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補注：先謙曰：官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曰百二十。

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

已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已解光李尋輔政，上曰：其言亡

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

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已。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

經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

令也。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下句下是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

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贊明也。補注：先謙曰：然子贛猶云。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言及春秋之屬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

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田終術見翟方進王莽傳。此其納

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佛，與髣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

屢中。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音於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

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讖，

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已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夫身故贊引之也。第四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命祿篇趙子都明經階甲科，至郎博士，宋邵博曰：漢書七十六

吾人也。師古曰：今保定府博野縣西南。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已廉潔通

敏，下士為名。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補注：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為字，周壽昌曰：續漢書平準令六百石，韋昭辨釋名云：主平物價。

使相，依準察廉，為陽翟令。已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

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曠，臧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補注，宋祁曰：注文方上字建

素豪俠，責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宋祁云：建，浙本作及。於是收案致法，師古

謀欲篡取。師古曰：逆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補注：周壽昌曰：主名謂其宗族賓客之名。

姓起居猶動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

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曰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

師古曰與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

氏褚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

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

獎厲而使之補注朱一新曰受記受太守誥誠也張敞傳受記義同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

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又教吏為詭辭蘇林曰詭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詭竹簡也如

可入而不可出或詭或筒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簡音同補注何焯曰孟康曹

魏時人已有受密事筒則廣漢此法歷代施用不至武后始行也廣漢亦祖王温舒沈欽韓

曰說文詔受錢器也古以瓦今以竹案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

出竅滿則撲之即詭也周壽昌曰案詭從缶知是瓦為之蓋一器工製如詭而形狀似筒可

投書其中令入不得出也師古云或詭或筒非是先謙曰官本注筒作筒是

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相斥曰訐音居

邢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廣漢得已為耳目盜賊已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

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也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

擊匈奴徵廣漢曰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補注宋祁曰景本有遣字學官本云徵遣

已云遣下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

千石呂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海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

也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補注錢大昭曰小雅蓼蕭

傳輸寫其心也鄭箋我心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毛

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師古曰風無所逃

按之舉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日尤善為鈎距

已得事情蘇林曰鈎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鈎致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

示字先謙曰鬼谷子飛箝篇鈎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能立勢以鈎之或伺候見

是而箝之案鈎若鈎取物也距與致同尚書予決九川距異海濬吹滄距川史記距並作致

義本明了諸說皆非也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

馬參伍其賈呂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補注宋祁曰

郡中盜賊聞廣漢至精能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

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補注王念孫曰案師古言劫取其

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無得殺質賊結案也又曰釋

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為明證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

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謂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

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鈞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補注宋祁曰給字疑可刪李慈銘

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湖都亭長都猶總也百官表有亭長無都亭長湖都亭

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廣漢

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曰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

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曰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補注宋

禁賊盜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曰

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揚伯時曰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

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治所云京兆在故城南向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陽街北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

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囂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

盧所以居囂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囂音於耕反補注宋祁曰其門或無其字沈欽韓曰鹽鐵論取下篇公卿議奏且罷郡國權酤是關內仍椎酤也說文關以木

橫持門戶也文子上義篇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曰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

犯貴戚大臣補注何焯曰廣漢始欲以此自遠於霍氏且因帝善之而遂以為務則謬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

疾不可當也師古曰風生言其速也補注宋祁曰注未也字疑是者字專厲疆壯蓬氣師古曰蓬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相史逐去客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客字引宋祁云客疑男子蘇賢言之曰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按賢師古曰按致其罪也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師古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補注先謙

引官本史作吏注同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

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迫入獄也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刑法部序曰漢有大獄則令雜治其次即令就問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

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後曰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

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

婢有過自絞死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為丞相此事在七月為相廣

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絜齋也廣漢得此使中

郎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曰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補注宋祁曰

有怒字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

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補注

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曰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

事事下廷尉治罪補注王念孫曰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

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罪此不得先言實丞相自己過譴咎傳婢出至外

弟迺死補注先謙曰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丞相傳云丞相司

望之傳霍光薨地節三年夏望之上疏拜為謁者歲中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二遷是

少府蕭望之為左馮翊是其去廣漢推辱大臣欲已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

廣漢廷尉獄補注先謙曰時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巳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

除逐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

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

郡曰使得牧養越本無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邵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先謙曰公百姓

追思歌之至今補注周壽昌曰廣漢兄子趙師古曰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喜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

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補注先謙曰功臣表合陽侯梁喜以平陽大夫告霍徵及翁歸為市

吏補注周壽昌曰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有遺字注未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吏字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

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

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補注沈欽韓曰案此後有相類者二事北堂書鈔會

職官部五十一案事發盜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己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

縣補注齊召南曰地理志河東郡統縣二十四自安邑至驪可數也此八字當是四字之誤

二千口五十萬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分為兩部閔孺

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師古曰閔姓也音宏補注先謙曰官本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

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遷補

都內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舉廉為引農都尉補注先謙曰都尉即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

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師古曰

也千求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

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補注先謙曰急名謂吏民小解輒披籍師古曰披有罪

必於秋冬收取者不巳無事時其有所取也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



鄭許仲孫師古曰鄭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曰力執變詐自解終

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曰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

選用廉平疾姦吏曰為右職補注先謙曰胡注職居諸吏之上為右職接待曰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

行補注先謙曰負翁歸謂不舉職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

次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保上五作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曰姦黠主名敎使用類推

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託師古曰類猶率也補注錢大昭

曰官本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右使斫莖師古曰莖斬責曰員程不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計其人

至曰鈇自剄而死師古曰鈇斫莖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莖故因以京師畏其威嚴扶風

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

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自行能驕人師古曰嗛古以為謙字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嗛口有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曰

哀賢為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

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曰奉祭祠補注先謙曰官翁

歸二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補注齊召南曰據表岑字元延元年為右將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

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曰得失時魏相曰文學對

策曰為賞罰所已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曰者燕王為無道師古曰曰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疆諫為王

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為喻也宜顯賞其子曰示天下明為

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

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

一切已為聰明補注王文彬曰猶言以為耳目潁川由是曰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敎曰禮讓恐百

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曰禮意人人問

曰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曰為便可施

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敎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也下里偽物也

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於市之道上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謂土偶人

謂象人曰偶木土像亦曰偶本書郊祀志木寓龍史記封禪書作木禺龍偶一作禺唐以來

車寓馬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

敎化所至必聘其賢士曰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補注先謙曰胡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

修治學官

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宮考證云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然諸本並誤耳周壽昌云學官亦謂學舍漢學校立官肇自董仲舒見

仲舒傳實京師學校也郡縣

春秋鄉社補注先謙曰官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補注先謙

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

賦租先明布告其日已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趣鄉讀曰嚮又置正五長師古曰

之鄉正里正也五長同

相率已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閭里仵伯有非常補注先謙曰仵

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

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

木也即今之荆子

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

其負之何已至此

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

救不殊因瘖不能言

師古曰瘖絕也以身相救之故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盪治視日遣

醫治之而厚復其家

師古曰復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補注沈欽韓曰續志公以

救功曹議罰白

師古曰令定其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

資於事父已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

則極愛君則極敬不

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

謁適會明府登車已敬父而見罰

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

日微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

師古曰代延壽遂待用之補注

孫曰待讀為特若謂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

師古曰代延壽遂待用之補注

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人守左馮翊滿

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

師古曰行音下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

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

師古曰重丞掾皆

已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

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高陵雖為

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

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

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

師古曰重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賢長吏謂縣令丞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也

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已勸導鄉里助成教化也先謙案百官志嗇夫職聽訟三

老掌教化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

三老亦皆自繫待罪補注宋祁曰自

袒謝願已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

與相對飲食厲勉已意告鄉部有已表勸悔過從善之民

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

聽事勞謝令丞已下引見尉薦

補注先謙曰尉薦猶慰藉郡中欽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

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已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師古曰延壽代蕭

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

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望之之後尚有左馮翊疆一人

御史大夫其時延壽亦為

侍謁者福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謁者無侍謁者續志後漢常侍

左馮翊矣傳所書未核

福其名也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

考師古曰史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景祐本無事字望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名出己之上故忌延壽聞知師古曰望之以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師古曰望之以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望之以延壽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

止望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

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

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與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延壽衣黃紘方領師古曰以黃色素作直領駕四馬傳總建幢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衣之戰也晉灼曰傳著也總以緹縮飾鑣轄也建立也幢旌幢也榮戟也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插翟象鑣獨斷金鑣者馬冠也高廣各五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

今字下疑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有叢字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榮戟師古曰望之以延壽前驅之器以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

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戰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載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孫曰通鑑漢紀十九亦作千人案既云旁載則不得有千人之多千人當依漢紀作十人先

謙曰續志大將軍部下軍假司馬此當讀部字為句馮奉世傳如注引漢注云邊郡置

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百官表中尉有候司馬千人西域都護下有歌者先居射室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屬國都尉下有丞候千人此千人皆官名王說誤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

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濯度曰噉音吐呼之叫咷音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

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音居言反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

負簞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駢孟康曰

馬之技也馳盜駢駢馬御者不見也師古曰望之以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

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

鼻也案鐔又謂之劍口類云劍喉義並同因其有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孔總受諸名先謙曰胡注漢制尚方主作御刀劍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古文作役與使形近而誤漢紀作私假繇使吏是民是其證及治飾車甲三百萬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已臣懷不正之心侵

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已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想典法大

臣欲已解罪狡狴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不就戮長安市而至右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望之以延壽

扶風所屬渭城不可曉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

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

屬其子勿為吏已為戒師古曰望之以延壽子皆已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

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已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

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衰而昌邑小輩先遷。李奇曰挽此過之輩小臣也。

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敕曰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呂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敕為太

中大夫。補注先謙曰上事謂上封事百官表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呂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

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

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敕為山陽太守。補注錢大昭曰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先謙曰敕奏賀行事不足畏詳賀傳。久之大將軍霍光

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呂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已過歸第。霍氏

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敕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

音初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疇其庸引宋祁曰疇其庸注本為反。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

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先謙案通鑑作疇其庸漢紀作疇其官位。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補注蘇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與曰迹猶推尋也。類訓非。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補注先謙曰胡注而反政自武帝後元二年。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補注先謙曰通鑑隆下有盛字。感動天地。侵迫陰

陽月。朞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朞音它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祚祥變怪。不可勝

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頽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衰寵故大將軍。呂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頽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

杖歸休。時存問召見。呂列侯為天子師。補注先謙曰言朝臣宜如此官本第作第。明詔曰恩不聽羣臣。呂義固爭

而後許。天下必已。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

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今兩侯已出。補注先謙曰

情不相遠。呂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補注先謙曰

作疑字。先謙曰荀紀通鑑皆作危。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夫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

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

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敕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

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

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絕。臣聞膠東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已上。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

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師古曰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驚

既無已。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

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不孰也。盜賊並起。至攻官寺。補注蘇輿曰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後書

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

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已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補。注周壽

昌曰淮南憲王傳大王緒欲救世願注緒業也一日始為端緒業與緒互相訓此言事有端緒也蘇與曰即猶若也釋季而謹其事言若度釋季而謹其事也趙充國傳兵即分言兵若分出也又云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言虜若據前險守後隘以絕糧道也王尊傳即不如章言若不如章也陳萬年傳即各欲求索自快言若各欲求索自快也又云即蒙子公力言若蒙子公力也酷吏傳即有避言若有避也又云即無勢言若無勢也此類甚多顏並失注若蒙子公力也

書奏天子徵做拜膠東相補注宋祁曰膠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賜黃金三十斤做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已勸善懲惡師古曰懲止也補注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天子許之做到之謂尤異也補注劉放曰下言上名尚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尤異如此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

音徒由是盜賊解師古曰捕斬吏民歎然師古曰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做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陽式涉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衡譴告篇秦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然則葉陽是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已抑心意絕着欲者師古曰將已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軒衣車也輜音留又音楚疑韓曰穀梁傳宋伯姬曰婦人進退則鳴玉佩補注王念孫曰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佩所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進退則鳴玉佩補注王念孫曰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佩所大傳云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見昭補小皆做書所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束結束綢繆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束結束綢繆所以自結固也綢音直留反繆音一此反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四齊孝孟姬曰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綢繆繆詩傳綢繆纏綿也此言尊貴所已自做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已田獵縱欲為名

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補注宋祁曰臣字可刪先紀正作縱恣王文彬曰少以猶言微以於已上聞亦未宜也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已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已膠東相做守京兆尹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在神爵元年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類也更應也音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廣漢後惟書守兆尹京師寔廢師古曰寔工衡反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已問做做已為可禁做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已為長者師古曰温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補注沈欽韓曰韓非說使篇重做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貫緩也把執持也音步馬反令致諸偷已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引至于官府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閭闔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補注先謙曰百餘發猶言百餘次重則致法輕則行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推也天子嘉之做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腹子詣做自陳願乞一生之命做多其母守節而出教更量所

蘇與曰有足大者猶言有足多者晉專以越法言非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

前漢七十六

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做本治春秋曰經術自輔補注周壽昌曰做蓋治左氏春秋前封事

左傳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

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郡國二千石呂高弟入守及為真補注

弟官本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呂罪過罷唯廣漢及做為久任職做

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做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

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墮曰在章臺下街也補注沈欽韓曰古今注京兆尹執金吾

高窺闕者亦射之案走馬則舍駕而騎謝夷吾使御史驅自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

不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圓

即古之便面也音頻面反補注王鳴盛曰南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

今謂之摺扇扇以上諸文參之今之聚頭扇竹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應劭曰

骨紙身者即此遺製先謙曰官本注車作扇是蘇音曰無音謂北方人謂媚好為語畜蘇林曰無音無師古曰本以好媚為稱何說於大乎

蘇音是補注宋祁曰無音無媚之態無音舞沈欽韓曰方言無愛也韓鄭曰無釋釋誌無

大也此應所本廣雅嬌媚好也孟云媚好為語畜畜即嬌也謂應為媚好有司曰奏做上問

言作野郭云舉眼也依本字當如愛訓舉眼即聯視騰光之意故為媚好有司曰奏做上問

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補注

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補注先謙曰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

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必疎反例而做奏獨寢不下故雷所奏事不出做使卒捕掾絮舜

有所案驗師古曰必疎反例而做奏獨寢不下故雷所奏事不出做使卒捕掾絮舜

奏當免不肯為做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補注宋祁曰當添做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

治舜竟致其死事補注先謙曰胡注罪不至死舜當出死補注宋祁曰當添做使主簿持教

告舜曰補注先謙曰胡注主簿處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

果得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補注周壽昌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

使者出師古曰行舜家載尸并編做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使者奏做賊殺不辜天子

薄其罪師古曰以其欲令做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面反補注周壽昌曰

人猶今官吏被訟逮主法者輕之做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

召做師古曰就其所做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做獨笑

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補注先謙曰胡注

也詣公書上車曰補注先謙曰官本當作詣公車上書蘇輿云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掌天下上事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補注宋祁曰當作京兆尹先謙曰胡注西都之制為三輔者

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做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臣有

前漢七十六

四

章劾當免受記者師古曰記者也若今州縣為符教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補注

宋祁曰一本作傷薄俗化臣竊曰舜無狀枉法已誅之臣做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

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做拜為冀州刺史做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

不道賊連發不得做耳日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詳景十三王傳後廢徙房陵吏逐捕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補注先謙窮窘縱迹皆入王宮

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勢中師古曰重勢即今之廊

宋祁曰殿屋一無屋宇沈欽韓曰說文櫟椽也又勞復屋棟也孔晃作雒注重郎累屋也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做傳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

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做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

止守太原太守補注宋祁曰當滿歲為真太原郡清北堂書鈔引典錄曰張做為太原太守

有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為質做聞之自往詣劫所論曉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

示之曰大夫不敢欺願釋質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劫詔復其冠履如故先謙曰朱博傳郡中

清嚴延年傳郡中正清趙廣漢傳京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補注先謙曰朋見

薦做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已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已為做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

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做欲已為左馮翊會病卒補注先謙曰做事又見郊做所誅殺太

原吏吏家怨做隨至杜陵刺殺做中子璜做三子官皆至都尉初做為京兆尹而做弟武拜

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補注先謙曰王定國民多豪強號為難治做問武欲何已治梁武敬

憚兄謙不肯言做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

敝且當已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

史服之謂之解廡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廡為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纏即今方目紗也纏音

山爾反卷音去權反補注李慈銘曰一角上宜疊解廡二字解廡今作解廡俗字身借字

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已刑法治梁吏還道之做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

補注先謙曰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做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做

然政事不及也補注何焯曰竦事詳莽傳及游俠傳杜鄴傳竦死做無後補注周壽昌曰竦從兄紹為安眾侯劉

也宜附傳末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補注宋祁曰當作少歸

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

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主四也監音工衙反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

州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補注宋祁曰而太守察尊

廉補遺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補注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

舉直言遷統令如淳曰本西統也屬右扶風補注先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補注先謙曰

扶風縣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補注沈欽韓曰前妻之子

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頌曰慈惠仁義扶養假子晉

書閭續傳家門無祐三世假親案續自言繼母也武梁畫像題云閔子騫與假母居與此假

子對曰兒常曰我為妻妒咎我補注宋祁曰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

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尊於是出坐廷上

取不孝子縣磔著樹補注周壽昌曰漢制春不行刑此以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即今律之

似故亦曰懸磔非謂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魏尊供張如法而

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魏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補注劉放曰自長安上

而魏在陝幸雍何以得過魏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放及炎武並疑魏地在陝幸雍不當東行

夫漢時於周魏國地置陝縣屬弘農郡固不云魏縣也本文不誤何焯曰尊已轉守槐里不

兼仍實任魏縣未他徙齊說是也師古曰城曰高弟擢為安定太守補注先謙曰到官出教告屬縣

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曰今日至

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曰率下補注錢大昕曰君謂令長卿謂丞尉應劭漢官云大故行貪

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改也有如此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

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補注周壽昌曰後世謂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夫羽翮

不修則不可已致千里補注宋祁曰闔內不理無已整外師古曰闔門櫛府丞悉署吏行能

分別白之賢為上補注宋祁曰母曰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

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汗不軌師古曰汗濁也不一郡之錢

盡入輔家然適足已葬矣補注蘇輿曰言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

之符漢舊儀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百官直符行衛士周廬義與此直符同丞戒之戒

之亦當作丞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戒之補注

曲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

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

反絕轉道師古曰絕兵數萬圍尊尊曰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坐擅離部

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曰尊為郡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

媚作郡先謙曰郡不能音郡當作眉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邽九折阪應劭曰在

雅州府榮經縣治邛崃山在縣西南地理志作邛來山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

乘登也師古曰後曰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

驅之師古曰驅馬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曰至親

驕奢不奉法度補注先謙曰傳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補注宋



而蛇門聞焉先謙曰會稽洛陽相距絕遠顏引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

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救殿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

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補注先謙曰言尊有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

來為相人皆弔尊也補注先謙曰言尊有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師古

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王欲誣相拔刀向

王邪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傳祁彌明呼趙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

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

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

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

衡御史大夫張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

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官補注先謙曰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

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

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補注先謙曰呂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

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已時皆奏行罰補注錢大昭曰皆南本閩

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補注先謙曰本義下有也字皆不道在赦令前赦

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

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

更為賞布東鄉席師古曰鄉讀曰嚮也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

士百官共職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席補注先謙曰言東鄉非禮論語使下坐上

朝廷爵秩之位補注吳仁傑曰案觀禮諸侯朝於天子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

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補注何焯曰此二事并言失輕重有詔勿治

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曰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迺下御史丞問狀

無正法飾成小過已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

陵令數月已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

也讀若陪位與晉音合明古本作倂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補注周壽昌曰廣韻十七登倂姓也引此傳正作倂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補注錢大

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已

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補注宋祁曰賢字下有行字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補注宋祁曰一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補注

使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

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首

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補注先謙曰此下至歸舍許仲家

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尊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

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補注宋祁曰中諸本皆改作忠謂

逐捕暴師露曠日煩費不能禽制師古曰如滄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

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補注先

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耰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禁酒趙放蘇

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補注宋祁

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補注宋祁曰當作名將所不及補注先謙曰此

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文章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尚書酒誥薄韋農父韻釋韋馬注韋違行也規釋是

其證後人依今本尚書改韋為遠故又改注文耳蘇輿曰顏原其所已出御史承楊輔補注

既以漫釋滔矣一說疑有誤或慢字毛詩蕩傳滔慢也師古曰謂其口而惡心不信也補

注曰浙本作出於御史先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七十三引

謙曰官本注而惡作惡而是好曰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掉搏其頰

師古曰掉搏擊也兄子閱拔刀欲到之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附謂益其浸潤加

音才兀反搏擊也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致致於罪狀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為字

誣已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

侯范睢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工竟反

呂覽為王錯所譖秦聽浸潤曰誅良將魏信讒言曰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

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節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

誅不制之賊補注宋祁曰浙本解國家之憂功岩職修師古曰錢大昭曰岩當作著聞

廢誠國家爪牙之吏師古曰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師古曰先謙

之手先謙案通鑑亦作仇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曰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

棘公卿於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師古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

下聽訟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劫無所陳怨怒罪師古曰先謙曰尊曰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

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僭伏辜即曰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

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補注宋祁曰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

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顯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

也靖言庸違師古曰前注宋祁曰違當依前注改作章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

張晏曰孔子誅少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師古曰

正卯於兩觀之間宋祁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先謙曰胡注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

任保也漢法選舉而其人不可稱者與同罪師古曰胡注亦宜有誅曰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

先謙曰言若飾文深詆曰愆無罪師古曰詆毀也亦宜有誅曰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

先謙曰官本俗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曰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

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祀水

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曰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

人爭叩頭救止尊師古曰本無尊字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

立不動師古曰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河水注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作尊立不

動漢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師古曰此並作尊立不

證地理志東郡有白馬縣今滑縣也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

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曰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

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師古曰

公卿表坐奕弱不勝任免失載前漢七十六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曰選為京兆尹先謙曰據公卿表代者齊宋登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補注沈欽韓曰晉書劉寔作牛衣賣以自給亦作烏衣義同也魏志鄧艾身被烏衣隋五行志北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程大昌演繁露云牛衣編草使煖以被牛體益衰衣之類案南齊書張融傳融悉脫衣以為博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之被牛背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仰如清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叩讀曰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本仕宦作任官仰仰頭為健補注宋祁曰叩音昂為是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補注宋祁曰一本仕宦作任官本仕宦作任官慝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補注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素常至九今八而止書之宋祁曰可十二猶言約十二不煩曲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聞囚時有九我君數剛先死者必君補注宋祁曰我字下疑有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補注宋祁曰我字下疑有我家君易家人有嚴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從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日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補注宋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曰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規反翁歸抱公絜己為近世表張敞行術履忠進言之貌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音火縱赦有度補注先謙曰敞傳云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贊即指此而言則縱赦當為縱舍音近而誤它文亦有縱舍無縱赦也條教可觀然被輕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

趙尹韓張兩王傳四十六終

漢書七十六

五

